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一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十三

儒林

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公墓誌銘　彭時

公諱瑄字徳温姓薛山西河津人曽祖常祖仲義父貞世以經學相傳為儒家仲義貞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祖妣某氏妣齊氏俱淑人洪武中貞教諭元氏

齊淑人嘗夢一紫衣人前揖既而有娠遂生公祖仲義筮之吉曰此兒他日必有大過人者五六歲目光如漆讀書日記千百言居母喪朝夕哭奠如成人禮年十二隨教諭公官滎陽監司得其所作詩賦大奇之因為延譽於衆同輩見其才敏詞工亦無不推高之者然志不以是自滿及聞魏范二先生自南方至皆明於理性之學招延於家日從講授得濂洛諸書讀之歎曰此道學正脉也自是用心益篤二先生相謂曰此子踐履篤實

眞畏友也永樂十七年隨官鄢陵補本學增廣生明年應河南鄉試遂領解魁又明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三矣尋丁教諭公憂塟祭一循古禮不肉食者三年是時從游者衆公悉誨以理學踰五載赴京簡授雲南道監察御史監銀塲先是監銀塲者多致富公獨廉潔著名政暇手不釋卷精思妙契殆忘寢食至是所造益深矣正統元年以吏部尚書郭公薦授山東按察僉事提督學政公曰以規待人學之末也先榜諭學者俾由經以

求道根理以為文山東士習為之一變未幾用楊文貞公薦遷大理寺少卿時内臣王振權傾中外或邀公往拜其門公曰安有受爵於朝謝恩私門耶拒不往一日遇諸塗公弗為禮振不悦會有死獄實寃分辨之力都御史王文知振嗛公因誣劾公當以大辟公怡然曰辨寃獲咎雖死何憾在繫讀易不輟後得大臣申救乃罷官還家家居六年日以講授著述為事後學成就者多正統已巳秋起為大理丞時北兵犯京城公分守北門

號令嚴肅總戎因訪策焉景泰元年春師征叛苗益急公受命給軍餉既至見民供輸困敝曰敝中國以事荒徼豈良策耶即上疏乞寬賦緩征不報乃歎曰民力竭矣吾忍重急之耶遂懇乞致仕有惜公去者力為調護乃召還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多犯罪執法多貸之公至力抵於法衆稱快有薛公到來始斷絶之謡司寇楊公寧都憲張公純俱以才名相尚每曰如薛先生當於古人中求之非予所及也五年召還大理平反

究獄甚多蘇州民有飢乞粟富豪不與遂火其居者事聞
命太子太保王文往驗之文悉論以謀叛并籍其家至
京衆知其冤莫敢言公抗章辨之得不死者百餘人天
順丁丑英廟復位進公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參預
機務尋命考會試士論服其公明自入內閣五月餘卓
然欲以正道匡時政而武臣中有恃寵亂法者公策其
人必敗乃懇乞致仕去至家四方從學者益衆公誨之
不倦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以疾卒庭有白氣上

升人咸異之享年七十有六所著有讀書録御史箴解大理箴詩文集藏於家配寗氏贈淑人子男四溥淳濬治治為邑庠生與濬俱先卒孫男四祺甲申進士祐禮祜孫女五人公外和内剛言温而貌肅其為學與教人一以復性為要嘗曰吾日用間必體察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因其發見恒加實踐之功其語學者亦曰為學不知性之至不踐性之至是徒學也乎生有得於此故其持己敬以廌其接人誠以恭其出處進

退光明峻潔惟義是從而於貴賤貧富利害禍福有不暇顧也此其履道惇德之實豈一時名公卿所可及哉公之壻進士祺奉公門人閻禹錫之狀來求銘銘曰世之誦公正直廉潔孰知其學體究真切蓋志欲探乎性理之淵源行必循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斯其所以有異今人而無慙往哲我銘有徵後之人將不信其為當時之傑也歟

廣東左布政使陳君墓志銘　謝鐸

成化丙午夏五月廣東左布政使臨海陳君士賢卒於江西之南昌南昌太史張先生廷祥以禮殯歸其喪且抵予書將表其墓而俾為之志予執書為位哭明日吾友通政黄君世顯復以書俾其子戴來速銘嗚呼君天下士也其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銘有無獨念君故知我者重以二公大義要責其奚敢辭初君之在廣東也權貴人有據市舶餘户假貢獻通私番以毒民蠹國者君連三疏抗折之遂誣罔君賴上聖明不即罪然卒從

吏議將逮君詔獄民老稚號泣遮道以從者動千億計有故吏張某嘗爲君所黜至是權貴人鉤致之將并中君張顧廷踈訟君冤君雖幸死道上然天下益以是壯君且信其得民之深有如此者而一時貪冒患得以傅成獄者聞玆吏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始君之爲御史也上方厲精開言路諸在言責者爭掊苛細以自售君獨抗䟽請追復直言之士并斥大臣之將柄用者且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否泰關焉一時風采獨楊御史琅與之

抗君子謂其憂治世而危明主也蓋如是雖其言不盡行然天下自是始畏公議而進者沮矣暨其出而提學南直隷河南也念學政久廢士之務浮棄實者比比而是所至必先使習小學而後及科舉之業學立齋舘至則居宿以身爲教仍下冠昏祭議俾諸生習焉既至廣猶特刻道學傳以詔之蓋至今稱提學之善於其職者舍君亦無所與歸君歷官後先幾三十年服食居室無所增嘗呼其子謂曰吾藉祖宗慶官二品禄入之産汝

何可獨享其分十之六為思遠莊以祀祖先周宗族其克己為義尤君子所難於是益足以見君平生之大節不誣矣於戲君天下之士也而止於斯吾安得不為天下惜哉君諱選別號充菴士賢其字也陳氏本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由婺徙台之仙居再徙而為臨海曾祖濬圭號鈍靜祖泰生贈監察御史父諱員韜景泰初仕至福建右布政嘗活沙尤盜之脅從者數萬人民至今德焉母金累贈夫人繼母沈封夫人配王封孺人繼張

氏子男四長潞次翼俱郡學生早卒次戴次某女二孫女一俱幼戴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君學博而深於經詞章非其所好嘗從翰林檢討逸菴陳先生游先生深器之以禮經領景泰庚午鄉薦天順庚辰會試第一人歷御史按察四轉以至今官生宣德已酉享年五十有八而已有丹崖集若干卷藏於家君性內剛外柔居常謙謙言若不出口至具臨大事决大疑則屹然萬夫之勇而卒莫之奪吾嘗求古節槩之士得一

人曰君其陽道州乎道州為諫議且七年始一論裴延齡陸贄事君為御史三年耳而愷切論諫急於其職乃若是道州為司業曰與諸生親宜其罔不率教者君徧歷徐揚冀豫之域而教澤所至亦無不及焉道州為刺史自以催科政拙不奉侏儒之貢君力障五嶺之民忤權奸以至於死於戲凡若是者君子謂視道州事難而功倍非耶君之行不止是輒敢取其大者以銘廢天下後世之欲知君者得以考焉銘曰

深文傅比訐私拾細臺史法吏歲課月論棄根掇芸提學校文國肥民瘠下損上益轉運方伯世方競趨我絕不窺世所不為我勇赴之於戲士賢而止於斯吾安得不為斯世而悲

李大厓墓表　王鏊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嶠先生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

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爲庠生已厭科舉之學所司廹
處不得已就試嵗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庚戌茂卿登進
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
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
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渣滓消融神明內朗其學
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向然亦或訾且議之大
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
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

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為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曰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郢書燕説鼎沸絲棼方欲一刬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劉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為文章刮濯陳垢

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天日清朗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謝歸二人日聚黄公之臺更唱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罄縣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己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天下惜其學之不及顯也李之先自江西武寧來居嘉魚宋慶厯間有宗儀宗儒開義學於湖西之濵曽祖煥鹽課大使祖善珙縣學教諭考阜封

大理評事配任氏亦甘貧苦節子男六教嚴整虔叚放
整鄉貢進士女一歸鄉進士胡堯愷孫男八以正德丁
卯正月八日祔塋何公崙之原昔茂卿之塋君命教整
自楚來吳屬予表其墓及是整與放復來請豈以余嘗
窺其造詣之一二耶且二子遠來之意不可虛辱則為
之表於墓曰人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見於
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為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耶
去行耶聞昔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

知之大厓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其殆以自見也夫其殆以自見也夫

李子長墓銘霍韜

甘學曰世道日下世利交征挾寸能片長者罔弗投合於時黠智守分篤志尚友於古者無幾抱真李子孔脩子長少從白沙游飄然鶴思不伍於世破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作皺眉狀作詩寫字不履律於前自為一家或觀毗山水間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之曰李子長

晝云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近廿年足不越城闉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云間出廬户則遠近環視以為奇物今年病卒無子學又曰惟孔脩有古之林逋魏野种放孺子雲卿之風誠皇明一代之高士於是憲使李子庸少參王崇教聞學之言皆高李子長之風遺胥以經治其塋謹按李孔脩子長行履世人稱述多過其實今摭其可傳信者如左李子長有庶母父没母改適民家誣訟子長没奪其產縣官

繫鞫之子長無言抑廹之輸供操筆供曰毋告委是情真縣官疑之為之覆鞫得其情乃知其賢禮敬之世人由是誚子長曰癡漢云李子長少年輸粮於縣官縣官異其容止詢姓名不荅惟一拱手縣官叱曰何物百姓乃爾拱手耶呵之退又再拱手縣官怒荅之五竟無言以出白沙先生知之戲之詩曰如何乂兩手剛被縣官荅蓋實録云李子長少游白沙之門白沙先生抗節振世之志子長獨得真傳若東所張詡葵山謝祐皆於師

門無玷云是故子長之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船頭落釣簑白沙先生亟稱之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句云謝祐之之詩曰活水引龍歸后洞古松棲鶴上高枝志嘉遯也又曰看花得意流連舞坐竹隨陰次第移言自得也東所之詩曰人才似寶真堪惜宇宙如家合要扶全仁之量也孔脩於東所㚆山為久要云或問於陳秉常庸曰子長廢人有諸秉常曰如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蓋秉常與子長同師白沙故相知信如此君子以為

知言後學霍韜不能加片言惟為之銘曰

嗚呼子長去矣子長遜矣子長後世於何望古風子長古節子長遜矣子長後世於何臧古貌子長古心子長子長遜矣後世於何坊

鄭敬齋墓表 鄭善夫

先生諱伉字孔明其先赤石魯氏七世祖正叔出姑子後遂為鄭氏居常山之象湖世濟其德至先生而大先生吳康齋之高業弟子也風聞楚越之交蓋闒然游於

萬仞者余生也晚不及挹先生之容近李子道者揖余於京師求表先生之墓因得睹行蹟聞風慨然樂爲執鞭而恨不可得者先生三歲聞父母哭而知哀五歲誦故事十三讀易治舉子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豐城拜於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實學時年三十有幾矣迺復見康齋先生於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復之耳敢欲速乎因

受小學日自驗之身心徐得聞四子六籍之文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即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士若蘭谿章楓山開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與相可否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理餘論哇鳴集凡數十萬言惜以燬盡其存者僅十之一云吾嘗聞康齋之學最強毅直致不屑屑於文字箋註

約破碎而大同之卓然有六經註我之見誠所謂發章句之迷而立於獨者夫章句猶筌蹄然本以發迷欲學者既得而忘之也非為終身溺之而不究心於章句之外者也吾聞其執喪極哀祠墓殯塟一本之家禮設義學立社倉事事皆著實地上作業要非所謂瑣瑣破碎者故自號曰敬齋又曰斷迷子蓋有得之康齋者矣然挾經濟之術三謁公卿而不一試豈所謂逆流退飛者耶古之君子知之則言言之則行聖人之心顧亦何嘗忘

天下哉使假先生以年其用舍内外之辯必有分矣先生行履備見傳志此特其大者余故表之以詔後之尚友者

楊黼墓誌李元陽

楊黼太和蠚溪村人也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誨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口絶羶味工書善篆籕人勸其入庠校應舉必當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畢竟何用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

夕偃仰其中詠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千首皆
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遇林泉㑹意輙連留不能去然
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為養親甘
旨但求親悅不顧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
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曰何往曰欲訪無際老
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著某色
衣履者即是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叩門其
母聞聲喜甚即披衾倒屣出户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

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因竭力以事親不下桂
樓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
古篆作字研滴既乾欲下取水研池已盈不知其故自
是常然人以為孝感所致禿筆盈家作筆塜於西原以
瘞之為銘以志示不忍棄也父母殁為傭以營葬葬畢
入雞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十餘年壽既八十子孫
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無恙
不之信以為戲言時至誦偈而瞑家人哭泣既畢子孫

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笑自稱名曰楊黼先生今日事纔了也家人驚呼曰爹回來也遂不見蟠溪距城北約二十里城中親友及素所往來之家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不知其已入棺一日矣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於伊川祖塋自洛陽舉喪時司馬温公二程横渠四先生在送半塗棺墜蓋底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此理何居豈欲破世儒之執耶不然黄帝騎火龍上升堯攀龍舜冲舉非吾儒之祖宗

乎予小子何足以識此竊因蜡溪先生而有感焉故為之立傳

梁古谷先生墓誌銘 崔銑

予聞石翁陳子之學去支離之用全虛圓之神始乎靜終乎自然先生首與李伯温兄弟從之每退入山室靜坐暇則考覽墳籍十年而學成翁館先生於家俾訓其諸孫翁晚年居碧玉樓嘗與先生極論名理知其大有得也乃號先生曰見玉先生與嘉魚李世卿吳獻臣相

厚善詩劉之遺無虛歲餘無所與親李世卿者李承箕也攻古文養志不仕吳獻臣者吳廷舉也有經濟才劉瑾竊政時疏論中使黷貨械首十日不死釋之不屈交友有終未冠喪親有聞平生無擔石儲晏如也語曰不知其人視其所事及所予先生弱體多病年十二母猶負之一日在褓中直其足將及地其父笑曰爾且與母長矣尚作嬌乎稍長好讀書母常滅燈令寢且戒勿宿火先生姑從之後復之舅家與儕讀焉父歿塋始有灰

隔喪尚哀素不用浮屠始用質明行祭祀性好吟詩不苦鍛削石翁贈詩曰得雨花畦潤隨風鳥韻長公來詩不少排曰兩三章不嗜酒武人强引一杯酌之病兩月而差先生名文冠字華卿廣東順德人少號鶴山晚居古谷種梅録所為詩千篇櫝之號古谷老人正統辛酉生正德辛未九月一日卒年七十有一壬申正月八日葬妻陳氏之子五人曰景復景行景孚景熈景倫側室之子二人曰景輿景望女一人曰宜孫四人曰肇臯準

卞景行銑友也廉直有文爲崇明知縣銘曰

鼓樓之陽先生藏矣於萬斯年先生享矣

陳紫峯志 張岳

正德丁丑天下士羣試於禮部將揭曉易考官尹編修襄持一卷語總考大學士靳公以爲造詣精深出舉業谿徑之外宜置首選公爲反覆數遍曰信然必出陳白沙門下不然則蔡虛齋他人不能爲此然竟以程式格之置次本經比拆號乃虛齋門下高第弟子紫峯陳先

生琛也是時先生傳虛齋之學已有聲諸考官皆伏尹公為知人而先生聲譽一旦愈暴顯士大夫無貴賤小大稱學者必曰陳紫峯云釋褐後數月授刑部山西司主事以母老乞改南都得户部雲南司已復調考功吏部又以母老乞歸養戊子大臣有薦先生有用之學不宜在散地下詔徵用辭又一年即家拜貴州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俄改江西皆力辭由是每有文學清署擬議用人必念及先生而知其必以親老辭竟不果用始

虚齋先生以深微踐履之學教人及門之士率常數百人能得其言語者有矣未有得其精微或能并精微之意傳之者其於反躬履踐又未能如其所言至出處去就大節其能悉合於義無愧師門者盖鮮矣先生資禀明邁閉門獨學不苟同於人時輩未甚識也虚齋一見其文字以為絶倫亟詣所館屈行輩與為禮先生辭焉遂以師禮事虚齋其為學先得大吉宏澗流轉初若不由階序而其工夫細密意味悠長遠非一經專門之士

所能企及其淵源承受之功不可誣也始入仕郎署刑户二曹人或疑先生儒者刑名財穀非其所長先生涖官勤謹夙夜弗少懈其在户部嘗督船稅淮安嚴水閘啟閉之禁以革私弊小舟舊不由閘從傍渠往來者悉弛其征人大稱便而漕院之撫淮安者微欲有所干撓先生移辨甚力曰正額不虧而多取贏以為功吾不忍為也其人愧屈考功居閑無事益得肆力於學問學者造門請業日踵至淺深高下各就所長告之皆有以自

得也會上兩宫嶶號例得封贈先生曰吾持此歸足以慰吾母矣於是乞終養旣歸足跡不入城府不通達貴人書問即所居旁闢一室朝夕偃仰其間静觀天地萬物消息之變以及世之興衰治亂世態之炎凉向背或適然發笑或喟然太息先生不以告人人亦莫能測也其興趣所至時或縱行田野間與農夫野叟譚叙風俗舊故桑麻節候為樂發為詩歌往往自在脱灑超乎浮壒之外其論事是非得失侃侃不阿與人交藹然可親

愈久而愈不可猒其出處大節及為人如此虛齋既沒所謂無愧師門者先生一人而已歸養若干年太夫人以壽考終先生年幾六十矣執喪如禮後十一年先生亦終士大夫聞之識與不識咸為太息有司為祀於學宫嗚呼先生既有以自信無待於外則官資之久近崇卑事為大小俱不足言余獨記其督稅一事者見儒者之用小試如此設不退而為親必進而有為於世其事功可勝述哉所著有四書易經淺說文集若干傳於學

者先生字思獻紫峯其號先居在晉江青陽山於元延祐間始遷涵江曾祖保祖福考體成皆有隱德至先生貴乃贈考承德郎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母吳氏封太安人生成化丁酉十月十六日卒嘉靖乙巳閏正月二十六日年六十九配王氏封安人鄉進士一曜先生宣妹一曜亦虛齋先生高第弟子子男三長敦履娶張氏次敦艮娶潘氏次敦豫娶曾太守仲魁女女二謝道夫柯華新其婿也孫男三長復次徠次未名女三敦履以

公遺命將以戊申冬十月某日祔葬於秀林山承德公兆西山外向先期來徵銘余與先生同年進士先生改官南部也余方為行人祖餞崇文門外先生臨別告曰北風雨雪之詩吾兄得無意乎余不能自決俄南廵事譁余繫杖瀕死以是有愧先生銘曰

道宗先覺學異專門精詣洞觀貫於本原鍾鼎非豐菽水非貧求仁而得時哉屈伸一卧廿年衆望方殷天不憖哲遽爾乘雲涵江紫帽流峙高深英爽飛沉千古

來今體魄所藏山曰秀林父母在慈式慰孝心

余認齋碑　張岳

公諱祐字子積別號認齋其先自歙之篁墩遷鄱陽清泥高祖浩又自清泥遷仙壇別為方山余氏而二族俱以繁衍曽祖企周祖泰福清知縣父瀾以公貴贈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母吳氏贈安人公自幼穎異始入小學即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敬齋先生居仁潛心踐履徒步往師之先生一見謂其器可以遠到以女女

馬公學問醖𥁞啟發於敬齋者最蚤成化丙午領鄉薦登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貴州司主事轉廣西司員外郎正德戊辰勲臣有爭襲者公嘗署其案忤逆瑾劉瑾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執法薦起家知福州府受人郵獄事先大體不以耳目摘發為聰明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之直又以白金二百兩强府令為市政機若干公入其金於帑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為羣涕泣慰遣之將以狀聞於朝鎮守懼稍戢欲以事撓公公

行素高媒孽竟無所得則謾為好言曰余知府好官但好官亦無庸慢我會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始解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進貢内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準白公公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廣西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今上登極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兩院爭可否平反寃獄按黜巨贓以數十當其據理以爭辭氣侃侃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横中之其劾章

有心慕乎古氣失之偏之語公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慕古吾豈敢也坐調廣西按察使遷湖廣右布政使雲南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召未行轉吏部右侍郎公自調廣西後公論益以明白當國者知公剛正可大用故三任皆未久而遷吏侍報至公已不及聞矣嘉靖戊子某月日也享年六十四公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於敬齋而推其本原以為出於程朱故於程朱之書尤究心焉微言精義多所自得其言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為

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為朱子晚年定論者公摭朱子初年之説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為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辭翰者為游藝録見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其篤如此蓋公進欲以其學施之天下退欲著書立言以垂後來不幸皆未及成就其

餘緒之見於世者公不自以為至也好善嫉惡出於天性所交游皆賢士大夫而於莊渠魏公子才尤善人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而退無後言有以其過攻之者欣然樂受人以是而重之推論當世正人必及公云先娶胡氏敬齋先生之女逾年而卒贈安人繼娶劉氏封安人子男三長烋次佟俱側室出次煥邑庠生女一適劉時澤孫男一圭曾孫男一公素清貧歿後無以為塟越十四年為辛丑六月壬申始克塟於縣治之東利陽鎮

劉安人祔焉墓石未樹又三年為甲辰冬門人張某來
撫江右乃叙公世系官閥與夫學術出處之關世教者
刻石墓道繫以銘曰
學宗程朱如射之正一言以盡曰敬與誠前哲既遠異
說震驚羣聽方瞶公心如醒剛明邁往期一廓清仁聲
義色方矩直繩推以臨政物莫之攖公所獨持公所力
爭如有降監寧畏譏評滇海萬里少宰上卿甫命而仆
視天懵懵番水上游欝欝佳城學術尚論千載作程

臧君墓誌銘　　湛若水

惟兹故禮部精膳司主事臧君賢徵應奎之墓其弟應壁以其友德安推官韋賢尹庠生蔣審卿狀來請銘焉甘泉子曰嗚呼吾忍銘吾賢徵哉嗚呼吾忍不銘吾賢徵哉嗚呼斯道之在宇宙何其得之難而喪之易也孔氏之門稱德行者數人顔淵短命死冉伯牛則以疾死閔子騫不死則亦孤而不祿何耶豈所謂天之小人耶而當其時盜跖橫行天下日殺不辜而幸老死豈所謂

天之君子耶天之於善惡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余求志聖人之學者於天下僅百數人得其門者其在湖州自吾賢徵之外有若評事韋希尹商臣有若刑曹唐子正樞陳忠甫良謨其在廣之順德則有若儀制主事張景川滐滐與應奎以諍禮跪門同死於杖商臣以言禮刑落職靖江丞正樞亦以論大獄褫職編管良謨雖不死亦病且去二年瀕死乃不死然則天之於善人何其恝然耶而世之人有生而積惡日惟不足以至公相而

老死牖下又蒙身後之澤者何耶天果有意福之殺之耶其無意耶嗚呼若臧張二子者其偶自死耶其天死之耶天耶人耶然則吾之於吾賢徵其忍銘之哉若賢徵者其果可以死之耶韋子曰奎也少稟天聰丙子舉鄉薦丁丑成進士以父喪去及授南車駕尋以庶祖母喪求去例不得承重猶執私喪三年以重所自出其孝如此可以死之乎蔣生曰賢徵之事親也吾嘗偕出焉歸不過期途不廢業曰家所程也母氏病疾憂形於色

旁求名醫療必親焉前母之墓過必瞻拜悽然乃去可謂孝矣是未可死也又曰同泊邑城見旁郡之流民老稚過者傾粟與之不顧晨炊其仁如此可以死之乎韋子曰賢徵恭儉不踰見人之善惟恐不及色為騂然其恵宗族雖患難孤嫠弗遺焉其賢固未可死之也蔣生曰賢徵之為車駕留都憤中官以進貢索多舡利私載則為裁抑遣卒譏焉則叱左右執之乃逌去勢力者謀造舟之利以糜金害民則出身拒而沮之其正直剛方

若此顧可以死之乎又曰賢徵心地光明而義氣充實嘗過文廟廡下慨然歎曰吾輩歿亦當俎豆其間乎及官禮部學於甘泉先生得知行並進體認天理之說而惓惓於審鄉之未聞也如其無死所至可量耶韋君曰賢徵聞先生之學曰吾欲終身得所宗執弟子禮而受學焉甘泉子曰嗚呼若賢徵者豈易得哉使假之年以其忠信不欺之心篤其志以往擴同體之仁而全歸焉且為天之孝子矣其可死之哉其可死之哉天之意固

不得而知矣吾獨忍不銘賢徵也乎賢徵號損齋生弘治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其不幸而死為嘉靖三年八月四日也世居吳興城曽大父和贈工科給事中大父瓛父維副千户贈如其官母黄氏封太安人妻嚴氏封安人嚴嘗割股和藥以療賢徵之疾云臨絶其從父太學生志觀視之索筆書云不當與弟應璧異居可以觀弟友矣子二人長繼英次繼藎女二人銘曰

大道渾渾胡生之難而覺之難成之又難胡不永年以

身隕捐胡然其人胡然其天亦已焉哉死而知性不亡者存

李一清墓銘 魏校

君諱滄字一清姓李氏初號石泉後以彌文且近名遂去之世為金華永康人其先有諱遠者唐杭州刺史其子暘為叅軍破賊有功遂家於杭暘之孫德明為永康始遷之祖曾祖諱秉良常代父詣獄而卒人稱其孝祖諱仁仲父諱鑑母蔣氏蘭溪楓山章先生嘗誌其墓君

自幼凝重不妄語笑常侍父母側承候起居如成人見者莫不歎異甫長即有志讀書事師唯謹年十四補邑庠生弘治戊午領鄉薦赴春官落第南還適父疾特延明醫湯藥必親嘗衣不解帶者月餘及卒哀毀骨立塟奠悉準文公家禮服除入太學時楓山先生為祭酒甚器之正德戊辰登進士第奔母喪哭至絶而復蘇者數四每以不得躬視湯藥殯殮忽忽如癡醉者兩閲歳遇忌日輒涕泣曰今雖欲盡孝敬不可得矣仲兄患足疾

每自外歸必至寢前省視祁寒盛暑不廢家事無巨細必咨禀後行季兄澤蚤世遺孤友杜方在抱撫育教娶若已子卒以成立辛未冬服闋赴選除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工曹歲造恒裒民財將以緣是乾沒事涉内府多宦寺參主之故積弊牢莫可破君涖官一以清慎勤自將夙夜奉公視官事不啻家事爬姦剔蠧毛髮不可干以私不為利勢回屈始而物情齟齬久之遂安以定今冢宰孫公為工部尚書雅知君凡有興作悉委之

君條其材用徒庸卒減前費什之五六不忍糜國家一
錢以重病民孫公甚敬信之儀真歲運䰟俵官民船附
京師命君督其事君安靜識大體不為細苛民用不擾
而吏亦無所容其姦事可便民則為指畫纖悉舟航往
來及居民商賈之在儀真者無老稚賢愚咸頌其德儀
真當漕河衝置壩蓄水惟大潦迺啟閘洩之中貴人利
舟便多決閘以行君以法守拒之動懾以威屹不為動
懼而止者甚多或贈以文綺之屬君例堅辭不受中貴

人亦雅聞君名不敢强平生有守皆此類踰年竣事而還復差司龍江抽分竹木廠君以疾辭時少宰石公署工部曰此非李主事不可必需其愈而遣之不得已起而視事藩府戚里有漏稅者君追而治之不少假借雖在同事者亦憚其風采初乾清坤寧災至是勅取大木上供君視事如平日持法謹嚴而用意一本於仁恕不忍重榷商人財令價踊貴以病民頌聲播遠近冢宰陸公聞其名方欲擢置吏部以自助不意寢疾而卒實正

德十年七月十七日也享年四十有七病革時顧謂其所親曰吾死慎勿湏材於公家爲吾平生之累及卒無以爲殮妻徐氏盡鬻其裝始克歸柩賢士大夫相與弔於朝行旅之人故有德於君相與哭於野門生者老之在鄉者相與白於有司爲立里門以旌之表曰清修吉士蓋君之積誠動人也友人蜀王教以詩哭之云傷心病革買棺言千古同符易簀論識者以爲名言子男彬臣縢尹氏所出尚幼以卒之明年月日卜葬於露里祖

塋之傍去家二里而近一清資質近道好義樂善不啻饑渴之於飲食遊太學聞楓山論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及官南都日以親賢講學為事欿然自視若愚退食自公輒閉門不出潛心六經語孟及程朱文字而求窮理修身之方凡異端之說及近世詞章功利之習不以一毫經心嘗曰人之為學當從人倫日用上實下功夫庶幾步步著實不為空言金華之學始於成公而何王金許其傳出於考亭高弟黄文肅公君守其鄉學甚至未

嘗議及前輩短長尤尊信文公按其成說佩而行之一字不敢易余嘗曉之曰文公晚年論學及解經要議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乃若小小文義程朱已不盡同不可深泥也一清曰不然吾輩學未見道今日正當不信已而信先儒之言庶幾求之而可得先儒論或有未定者吾且闕所疑可也余深以為然於戲一清質魯志確以其近道之資而又學不畔道蓋踐履多於講明可謂平正篤實者矣天假之年則其所造非余所得以知而不

幸齋志而沒不亦重可哀耶昔大道既隐漢儒秖以訓詁明經而釋教流入中國久微程朱則聖學其遂無傳矣今天下家誦程朱之書而六經燦然明世然世降浸薄士往往務空言而闕於實行學益支離好高者復竊禪語而託於經傳謂可一蹴入孔室而輕訶宋儒號空而不踐實噫獘也久矣若吾一清以躬行為學而足履實地者安可得耶余不幸生於絕學之後方欲求助於人以進此道得友如一清而又一旦化去踽踽涼涼獨

學無助則所哀者豈直朋舊之情而已耶因誌其墓而銘之銘曰

昔在孔門曾以魯得確哉李君學以魯入垂絕有言事符易簀後欲識君視此石刻

損益大意

一昌黎墓誌學史記列傳體而太史公尚矣列傳若為一人作而當時天下事皆備見其體甚大今一清官卑國家事關係亦多亦宜敘見一二然亦不必煩

一表厥宅里漢人君子鄉高陽里猶有遺意與今之以
官爵甲第立坊者異矣永康此舉可振頽俗法宜得書
今但云立里門以旌之傷於畧當增表曰清修吉士
一文公作曹立之墓表未嘗深闢陸學而象山之徒已
譁然不平今門户太高黨事將起憂其將害蒼生但實
修吾學是真難滅是假易除吾學果大成將不大聲色
而自定矣柰何以口舌與争激成其勢況風人之義貴
於微婉使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庶得性情之

正今直云近時一種便儇激勵之資空虛恠僻之論異說蜂起程朱之書又將為天下大禁余為此懼而力不足以震之則幾於罵矣且彼正因厭俗學支離故喜禪學之捷徑而陷溺多世之高明之士今捨却俗學一邊專攻彼一邊一失語意亦欠平正而未足服其心也今畧改云云庶幾不偏又意蓄而不甚露因稱一清起此議論非欲譎彼且亦足以為諷而不至激其怒也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二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十四

儒林

明故大理寺副東嶠先生李君墓誌銘 楊循吉

往年予再官禮曹居京師大理評事嘉魚李君實為之友君清介絶俗不屑事事與人言未嘗不期於將退予别君歸之三年君果遽以病謝官去時其弟鄉貢進士

世卿方築釣臺於黃公之山而不出遂從居焉君歿既葬未有銘世卿求君之遊於門者吏部侍郎王公將為之銘公在疚以屬予敢書其一二大者以為叙而後銘君諱承芳字茂卿五世祖遠為譯史曾祖焕仕洪武中為四川鹽課大使祖善珙縣教諭皆皇贈都察院副都御史父阜贈大理寺評事君自幼頴敏強於學出言論即侃侃驚人其後通經史泛及百家為文章典贍有法遂知名荆楚間年三十有七領鄉薦四十一登進士第

既授官素貧無鮮衣良馬儉約如儒生時性高慵不喜
覊束旦日入寺習唯諾趨走退據案執筆署銜尾還邸
破屋寒冽煮蔬飯糲或出逐人事無少休用是無一日
快意其歸計遂決嘗謂予曰吾得俸錢足三十緡可津
而南矣居三年陞副於右寺志少就乃老君平生讀經
書每謂聖言簡大後世訓詁繁支牽合不槩於道道由
是益翳遂奮然著論斥其非往往見於述作間聞者羣
訶衆詆至大罵君不為改惟一二好古者信其言以為

然然君以是取譏亦以是自立真有志力人也歸五年屢空兄弟相對談心焉弘治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君卒年五十三前配孺人石氏生男二人長曰肇次曰棨女三人婿曾恩進周夔袁褒後配嚴氏一男曰瑗世卿以卒之年臘月塟君於蒲圻烏石湖之旁明年始克治銘事將啟其前而納焉塟速不得備物權於禮也君天性孝友與人交尤篤信義其論治道以教化為本立論高古非拘拘者而世卿蹈奇節尤甚至是實以其二子來

其名曰李整李教蓋浮江千里其一家之樹誼若此銘

曰

可尚也已繄斯人之賢兮既顯兮維時治平有邱而掩

兮吁嗟先生

正學先生道林蔣公墓誌銘 孫應鰲

歲嘉靖己未冬十月某以省覲道武陵侍論道林先生

桃岡三日期涖官再侍焉逾三月某以涖官復道武陵

未至前十日先生屬纊矣十二月三日也嗟痛哉先生

壽七十有七感時疾諸門人侍疾惟論學無他語疾革作詩二章歌咏傳性傳神之微責竹汪君若泮持馬君廷錫書至仍就榻與論中庸首義命其子如川如止曰我化栩孟卿侍我久撰我行誌我者孫山甫乎是夜分瞑目衣冠端坐逝越六年乙丑孟卿具有狀於是某再拜謹誌其墓先生為海内鉅儒禀受既粹潔而究竟於學問者益醇氣量既弘毅而蔵明於師友者益精鍛鍊於貧病者證之彌切故體察至真眉注於事應者用之

愈彰故踐履至熟衛道則剖判微渺防之甚嚴守徳則
兼融動静持之至密中和涵諸心光彩焕諸外型範被
諸人述作流諸後藹焉春廻燦焉星布嶽焉山立沃焉
海潤光大孔門厥功偉矣始先生少與闇齋冀公元亨
友善交砥礪已乃陽明王先生自龍塲謫歸先生見焉
陽明謂冀公曰作顔子者卿實也無何先生病久之嘔
血於是寓道林寺一室自養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一旦
忽覺此心洞豁宇宙盡屬一身呼吸恫瘝全無隔閡虚

白盈室溘焉病已乃信大公廓然無内外之旨此身與萬化有流通之旨自悦自樂自慊自成悉由自得由是神明煥發有不言自喻之趣後應貢入京師謁甘泉湛先生執弟子禮甘泉每與議皆契合隨侍甘泉於南雍時尚書費鍾石公宷司成魏莊渠公校一見皆嘆服以為不及海内士問學有不之甘泉而之先生者官京師時與太原潘公高江西徐公樾六安潘公子正徽州汪公尚寧歸安吕公光洵日相講明正學官蜀時蜀之士

石洲張公鑑請設講大益書院官貴州時建書院二左
文明右正學集諸士講之凡所至冀望指準莫不鼓舞
興起逮晚年家居隐善德山門下士日集復再遊南岳
衡之士請設講甘泉精舍石鼓書院遂省甘泉增城粤
之士請設講獨石書院增城返始卜築桃花岡為精舍
門下士遠近大集以精舍田所入廪之如向君淇輩自
數百里至吳君宗堯章君評輩自數千里至縉紳聞名
者亦紆道至先生第四孟祀祖考一歸日惟危坐慎獨

堂大觀樓與諸士究微言警發游息歌詠風雅如是十有六年先生聲言大致備文集續集後集中不具論其實見道本如古大學義桃岡日録講義訓規所載與摽摘羅念菴公洪先冬遊記答何吉陽公遷論學諸書咸闡閩諸儒所未逮所懸揭日月以啟後塗皆千古正鵠未曾有者先生年十八為縣庠家故窘不給饘粥舊居陋巷復燬乃僦舅屋以居正德改元捧詔沅江沅令知其貧稍厚餽先生不為顧督學使張甬川公邦奇御史

毛東塘公伯温先後至郡試士得先生大奇之尋居母
憂不用陰陽家以歷内日吉從事里人嚴氏盡疫無與
往來先生朝夕之得全活嘉靖戊子舉南畿鄉試壬辰
登進士授户部主事丙申改擢兵部再擢四川按察水
利僉事播州土酋私餽金立叱出關堡戍守久廢苗夷
白日格殺人即條其事得復舊商旅為通至則咨詢民
隱苟利於民不以忤當道及權力人為忌議罷岷江之
東諸水驛供億歲省無筭議茶馬法一復秤盤二禁湖

茶三限引目私額一時盡墮今猶守為成軌攝按察事廌得究獄二釋之攝提學事汰冗濫杜絕求托人不敢干以私有方士以妖術憑愚民武斷大衢中人莫能近先生召前立方士作術不復效置之法已亥擢貴州提學副使作聖諭衍寓約束好士愛人真氣流盎於是士知崇正學莫不飭名檢賢者勸不肖者媿且草奏益普定十四衛廩生額奏改湖廣清浪五衛附貴州試城中黠民易裴若而人匿宣慰土酋所不逞廵按趙方厓公

大佑捕之宣慰土酋糾衆揚亂為挾持計白廵撫下莫
不謂當撫先生正色曰寧亂而斃我撫何可行也命人
諭以法土酋戢衆遍歸癸外先生病且亟求致仕廵撫
劉公彭年難其請適督府檄藩臬官各一詣幕府議狀
劉公遂屬先生行得便歸武陵劉公聞先生疾且愈又
數使促之來乃御史魏君初至宿憾先生遂劾先生自
離職於法不便適宰丞亦宿嫉先生名吉下若曰此講
學蔣某罷歸籍仍隷編氓行之日貴人士號泣持輿先

後不能前為詩慰曧之丁未冬奉恩詔得復其官如閒
住例先後部使薦先生宜為宮輔為司成踈凡幾上不
報凡鄉里後學可接引接引之郡邑有隱痛郡邑吏造
請殫告之鄉里朋友不能殯殯之有難恤之郡邑民無
大小敬依先生若神明若父母雖永順保靖土酋提兵
亦必再拜先生之廬然後行蓋先生蚤得聖門天地萬
物一體之宗其論雖殊其本為要於知止知止為嚴於
慎獨慎獨為妙於默識默識為融於勿忘勿助之間其

綜之為成此仁於一身故凡學術偏外皆不敢望厥宮墻而乾乾終日即一息尚存清明獨照沒其身一言一行靡外天則斯躬行君子哉先生諱信字卿實姓蔣氏既沒學者私謚為正學先生先鳳陽人洪武初五世祖諱文舉來判常德因家焉高祖俱不仕父諱經別號惠菴贈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有厚德鄉人稱為長者母萬氏贈宜人成化癸卯八月丁亥為先生始生初娶姜氏再娶李氏三娶郴氏子三長如霖李出次即如川如止

郴出俱府學生女四長適楊應寬次適李與檀次適陳可禹次適張天秩俱庠生孫男四孟賢縣庠生孟祥孟才孟奇曾孫男一辛酉二月九日塟於金霞山之羅帶岺銘曰

衡南之山鬱崔嵜兮江漢洪流兮深廣無涯鍾祥炳靈兮哲人生而鄒魯路迷豐蒿萊兮白日黜埀唐虞世遠道何早嗟哉我心將安歸哲人兮哲人手芟榛莽袖拂囂器塞之霧埃大道如流水景風澄朗青天開哲人行藏

和且怡哲人觀化兮獨遺我思我所思兮衡之山邐迤江漢離離金霞之山突起兮相掩映而崥峴哲人肉骨藏在斯兮千秋萬年永無虧金霞兮自今哲人交為依

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謚文恪月湖先

生楊公墓誌銘 羅欽順

國朝士夫留心理學者蓋往往有之以余所聞若河津薛文清公崇仁吳聘君安仁胡敬齋所見若蘭溪章文懿公晉江蔡虛齋豐城楊文恪公則君子之論皆無間

然者也文恪公之學開端用力得之其父復菴先生復菴師胡先生九韶胡之師即聘君也淵源固有所自若夫旁搜博取窮深反約則公所自得為多其平居之應酬立朝之議論篇章之著述政事之敷施大抵自其學術中出可謂名實相副者矣乃今已矣公諱廉字方震號月湖一號畏軒姓楊氏世家豐城邑中曾祖諱德義祖諱行素父諱崇仕終永州知府復菴其號也以公貴祖父俱贈南京禮部尚書祖妣某氏妣劉氏俱贈夫人

公自幼穎悟過人成化丁酉以邑庠生中鄉試第一丁未會試第三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移疾家居庚戌授南京戶科給事中丙辰內艱服闋改刑科戊午以便養請改南京兵科初管後湖黄冊即奏行清查法請與戶部委官各行回報以相叅對由是所查戶籍無弗實者兵部議謄洪武永樂年間冊公奏言年遠冊或不完暴之天下姦且日滋非便然遠年之冊誠戶籍根源宜添造冊庫稀架薄堆以便揭查晒涼從之公

志切匡時以經筵講學爲出治之本疏每上必懇懇致意嘗因地震劾奏用事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寛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講讀書宜用大學衍義時論韙之吏部尚書王恕被讒力言公卿中不可無恕所宜優禮請斥遠讒邪無爲所惑楊茂元盛應期因事獲譴亟奏乞叙復他所論薦如周瑛周孟中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皆有時名屢上時政便宜凡十數事又兩因邊鎮有警陳言備禦數事朝廷采

用幾盡又嘗論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右漢唐諸
儒又因闕里重新請更立木主以革俗陋偶未及用識
者惜之庚申陞南京光禄少卿嘗入賀千秋節陳言輔
道元良其說尤備閒考淛藩鄉試得士為多丁夘陞南
京太僕少卿俄遭外艱服除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前
此軍民投狀或寢不行公謂政主於通不宜任情行止
悉分送所司仍存其底備考壬申冬陞順天府尹北人
犯邊命將出師者再所須車輛約費銀數千兩公以水

旱連年根本宜處力言於兵部移大興通運所餘銀以
給之仍奏免派補又奏免夏稅一萬七千餘石又令農
民改撥者量入貲為賑濟備民甚賴之處各屬巧取民
財每歲辦創作底簿具載其都數撒數使上下通曉無
能為奬凡徵稅則例鄉飲儀節悉加裁定遇鄉會二試
所需悉從官給盡革和買借辦之擾府收例銀前後幾
二十萬公立法簡而有制類皆妥便且絕侵欺昌平縣
以歲辦不前奏准陞州請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三縣

復奏不堪事下公議乃均車輛十之六於三縣使州無偏重雇各官馬夫銀於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戶貧富撥補之法使不得影射皆著為令公名素高人或疑其用及是見其施設優裕計皆經久相與信服翕然乙亥春陞南京禮部右侍郎疏論文修論廟祀論巡遊語皆切至駕臨舊都即奏言臣僚冠服當如朝儀又請太廟皆得俞旨今上登極用廷薦陞尚書首進大學衍義節畧有旨褒答又申論大禮以堅上意諸卿佐皆附名焉

前後凡八疏乞休癸未春求去益力上察其情詞懇切
特允所請賜勑給驛月廩輿夫皆從優典公歸則取勑
中語扁其堂曰頤保杜門却掃縉紳益歸重焉乙酉三
月十三日以疾卒於正寢其生景泰壬申八月十一日
享年七十有四巡撫都御史陳公洪謨以聞上嗟悼贈
太子少保賜謚文恪遣官諭祭者再并治塋域以丙戌
十二月二十二日葬邑東銅湖之原東向公配贈夫人
陳氏前卒至是遷祔子男三長畋邑庠生次放峽州判

官俱貳室程出次敬邑庠生女一適國子生丁森俱貳

室黃出孫男一女四公事親篤於養志間嘗移禄以具

甘旨其自奉蓋甚薄也敬事伯父友愛諸弟姪始終無

間清約嚴重望之凜然就之則言温氣和有足感發人

者愛人好士一出於誠意士有同郡者數輩病於逆旅

日往存問或不禄殯殮皆親涖之自初下第歸及仕且

顯從遊者日益衆每欣然為之講説旁引曲證務令得

聖賢指歸乃已平生所著有文集六十卷劄記三卷奏

議四卷家規一卷皆其精華所述有新增伊洛淵源録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太極圖纂要分類程氏遺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皇極經世啟鑰象山語類洪範纂要禮樂書皇朝名臣言行録皇朝理學名臣言行録選註風雅源流唐詩詠史絶句白沙定山詩星畧筭學發明綴筭舉例醫學舉要名醫録凡二十餘種初公疾且甚遺言諸子銘我必羅整菴及卜塋得日甚廹至是其季弢始克以公命來告欽順於公有世契交久逾厚其敢以

淺陋弗稱辭行狀乃公門人孫荊州存所述既詳且信

是誠得所據矣惜不能盡書也銘曰

學以為己惟明與誠惟聖有謨詒我法程明必無疑

誠必無僞仰止聖賢庶幾可止卓哉文恪博極羣書

既探其藴爰握其樞篤信力行隱顯一視有煜其光文

章政事事君惟敬非道弗陳臨民惟簡大小歸仁典禮

留都公則既老疇不知公用公不早平生著述其書淵

家衛道之嚴毫釐敢差生為醇儒沒承顯諡玄室有銘

徵於百世

故致仕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楓山

先生章公墓誌銘　羅欽順

公姓章氏諱懋字德懋世居蘭溪純孝鄉之渡瀆至公始顯成化初翰林有四諫之稱公其一也其三人為吉豐羅公倫莆田黄公仲昭江浦莊公泉羅公首上扶持綱常一疏公繼草培養聖德疏偕黄公莊公上之所言皆切於治化本原雖相繼外補而直聲大著士氣勃興

至於今未衰也四諫齊名而公最夀蓋享年八十有六
官累進至南京禮部尚書而卒其卒也制贈太子少保
謚文懿賜祭與塟䘏典之厚近時所稀有也嗚呼是豈
可以幸而致哉公生正統丙辰天資頴異讀書數過即
成誦長益嗜學淹貫羣籍尤深於易天順壬午鄉舉易
魁成化丙戌試禮闈為劉文安公所賞識擢冠多士廷
對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文學益進丁亥冬授編修
内閣循例課上元燈火詩進呈公謂燈火非昭德之器

詩賦非論思之業遂因事納忠疏入忤旨謫臨武知縣言官論救改南京大理評事日取刑書及故牘玩之具得其要領每有論駁人服其平淵三年得告歸省陞福建按察僉事毅然以振揚風紀為已任嘗議處番船均海田弛鎮禁假清軍以擒泰寧劇寇急賑濟以離沙尤賊黨皆有實惠及民然事多掣肘不得盡行其志殊不樂也淵考入覲遂懇致其事而歸歸則日以娛親為事稍暇輒讀書楓山菴中從其遊者日益多隨材引誘諄

諄不倦學者因稱為楓山先生士夫道過蘭溪得一見
公無不欣慰家居二十餘年所造益深守益固侍從臺
諫交章論薦前後不啻十數孝廟因熟公名辛酉夏特
起公為南京國子祭酒會遭父喪辭不拜詔復置司業
攝學事以需終制又辭不允乃赴任名高望重尊尚德
化寛大中自有規矩諸生質疑請益無不響答或泛而
不切務令收歛近裏士皆愜服凡學政所宜興革者次
第以聞率從其請正德紀元陳言五事曰勤聖學隆繼

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皆切時務會逆瑾擅權紀綱日紊公深以為憂前此嘗三疏乞休皆被溫旨勉留及淵三年以年逾七十連章請老甚力上乃從之瑾勢益張縉紳多被其摧折於是始羡公之明決也庚午冬復起為南京太常卿辭辛未春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又辭詔聽以侍郎致仕公乃受命今上即位言者請待公以異數特陞尚書致仕懇辭不允有學行老成名實相稱之褒繼遣行人王懋賫勅存問而公已不待也疾且亟

卧與林守有年論天下事甚悉又與族子贄論保國家長久之道於士會獨有取焉始終不亂卒之日則辛巳歲除也公器度宏偉於人無所不容和厚之氣溢於顔面坦懐待物好善有成居常無甚異同及臨事決議援據精審確乎不易清心寡慾不事標榜有欲為之表宅里築書院者皆力辭服食器用取給而已於書無所不讀有所不合必折衷於程朱其精切之論門人董知縣遵記之特詳皆可為法於天下事無不理會堯舜君民

之念每惓惓焉郡守嘗以嚴冬集夫築堤捍江亟爲書
以天時水勢人情利害白之守爲立罷其役民間利病
苟接於聞見必以達之上官其誠心愛人如此爲文章
平正典實理勝而味永遺文僅九卷門弟子於公卒後
相與蒐輯以傳者也曾祖諱叔良國初以人才徵辭不
就祖諱邦和考諱中甫志識高邁能豫知子若孫之當
顯者以公貴封文林郎南京大理評事加贈朝議大夫
南京國子祭酒妣吳氏追贈恭人配恭人郭氏善內助

先公十六年卒所生三男振擴捷一女適趙儆及孫男
訢亦皆先卒曾孫男衢繼孫男試俱早夭有庶子接方
四歲從子司空拯以壬午三月癸酉葬公長山之岡先
塋之次墓石未刻葢有待焉迄今二十年接既長而能
立且蔭國子生矣不朽之圖朝夕在念司空以余嘗佐
公於國學有交孚之雅乃具書及行述授之俾來請銘
大司寇唐君龍久從公游復以書申致其懇雖衰鈍不
文然於義有不容辭者謹按行述取其始終大節序而

銘之庚以慰公於地下云銘曰

儒有君子亦有小人奚名為小止見其身物我天人渾然同體所見者存如公有幾粵從辨志惟道是謀夙夜孳孳遑事逸遊博學精思貫通以類羲畫周經心領神會以言以動時止時行惡衣菲食道則光明忠愛之誠形於初仕甫上鑾坡俄栖棘寺強年秉憲皓首司成民懷士服有本之徵林卧日長不忘薫善其進之難亦惟有見風聲所暨慕仰攸同廉頑立懦君子之功言

必有稽力扶正學㾓寐程朱同歸於約謦聲紫色惑世誣民公心如噎長嘅且殫聖主龍飛大明淑慝八座之榮以彰有德璽書存問公以告俎載屋邱典蔭及遺孤鐫石埋銘用垂永世孰不為儒惟公是視

尤西川墓銘 張元忭

嗚呼此河南西川尤先生之墓先生嘗仕於朝為户部主事矣而其鄉之人被服於先生之教最久故共稱為西川先生而不以其官於其歿也亦以此題其墓此鄉

人意也予不識先生而識其門人孟進士叔龍聞先生之教最詳先生歿而屬予銘其墓此孟君意也嗚呼予銘先生有不勝其悲者自予居京師得與四方之賢士為友於山東得孟子成而又得聞其師所謂宏山張先生焉於河南得孟叔龍而又得聞先生是予幸而得兩友又得兩師也前年宏山歿予為表其墓乃今先生又歿而兩孟君一以憎去一以憂歸予悼夫老成之日以凋落也良朋之日散而之四方也嗚呼予銘先生能無

悲哉先生諱時熙字季美其先本吳人高祖某始從軍隷河南衛父錦贈戸部主事母姜氏封太安人其生母蓋王氏云先生生而警敏不羣稍長為諸生輒有聲弱冠舉於鄉是為嘉靖壬午時王文成公傳習録始出士大夫泥於舊聞競駭而排之先生計偕入京師一見輒有省晝夜讀之不休則歎曰道不在是耶嚮吾役志於詞章抑末矣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則又歎曰文成公致良知之吉所謂養生主者非歟何以他為自是深

信而潛體之毅然以聖學為己任壬辰授元氏學諭甲
午丁外艱服除再諭章邱其教兩邑士一以文成宗旨
委曲開導之兩邑士始知有聖人之學庚子遷國子學
正時祭酒為華亭少師徐公最重先生每令他館師弟
子咸取法焉辛丑年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忽淚
下居常以不及師事文成為恨且曰學無師終不能有
成於是以弟子禮見文成之門人晴川劉先生師事之
甚謹劉先生以言事下詔獄則書所疑契時時從犴狴

中質辨不少輟甲辰遷户部主事榷滸墅稅先是司榷者務以苛歛溢歲額為能甚且牟其羡以自肥先生至則一意便民僅僅足常稅而止纎毫不以自污所居瀟然無異於學宮也長洲令某負氣與部使者抗先生廉其人寔賢者初不與較他日代榷者至問吴中令孰賢先生首稱長洲代者曰此非抗君者耶先生曰吾儕論人惟其賢豈當以細故雎黄其間耶丁未年四十有六以母老乞終養歸歸三十餘年日以修德明道為事足

未嘗一涉公庭所居環堵諷詠自若郡守或以官地遺之謝不受不妄與人交然於後進有向學而來者輙喜動眉宇與之言終日不倦其所問答隨人深淺而要歸於提撕其本心令聞者各有所省其大旨寧祖文成而得於體驗者為多蓋自一見傳習録寢讀寢入寢入寢透齋中設文成位晨起必焚香拜來學者必令展謁其尊信若此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崇虛見而忽躬行甚且誤認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先生嘆曰孔門教

人必以孝弟為先忠信為本其慮深矣故其論議必依乎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為玄虛隐怪之談其善學文成而救其末流之獘又若此陜洛閒士聞其風擔簦笈而至者百數十人士大夫道洛者咸以一覿顔色為快嗚呼河南自兩程子歿寥寥數百年其閒策名砥行之士豈少乎而知學者鮮矣予曩聞沔水有曹先生閒嘗閱其書論其世蓋篤行君子也視先生見大而識融有徑庭焉叔龍謂先生二程之後一人豈溢美乎哉先生卒

以萬歷庚辰九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八卒之日門人十數輩在側相向哭皆失聲為之經紀其後事塟以是年仲冬十有八日墓在洛西澗之陽配觧氏與子郡庠生洙皆先先生卒孫三居厚居默居朴厚與默皆郡庠生能世其學先生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諸門人方謀梓而行之予又聞先生臨殁時手自為誌僅紀里氏歳月不欲為身後名然則叔龍又何以銘為請哉雖然凡古之聖賢皆非有意於名然而門弟子不可使其

師泯沒而不傳則叔龍之請為宜予於是撫次其狀而為之銘銘曰

瞻彼伊洛其源涓涓真儒迭興如流有源孰開其源卓彼二程孰沛其流庶幾先生先生之傳文成是啓仰讀俯思無言不唯匪唯以言允蹈以身出以範士處以淑人道尊而壽有孫繩繩吁嗟先生生順歿寧西川之濆西澗之陽以栖以藏源遠流長

荏平弘山張先生墓表　張元忭

有明正嘉之際王文成公倡道於姚江維時及門之士自大江以南無慮千百人而淮以北顧寥寥焉誠阻於地也既一再傳諸高第門人各以其學流布於四方然後一二傑者始興起於齊魯燕趙之間而其毅然自樹超然獨得顧有出於及門諸賢之上何哉今夫世胄之家其子弟有父兄之教或不能率有父兄之書或不能讀其得之者易故其守之也不堅如是而有成者十亡一二焉甕牖繩樞之子崛起於布素非有所承藉也得

一師則敬信而從之得一書不成誦不置得之彌堅守
之彌固蓋鮮有不成者嗟乎學者徒傍門墻務口耳其
信不若自脩自悟者之為堅哉予頃居京師得一友曰
孟子成氏子成山東茌平人也其守介其學將立而深
詣予每叩其所由則稱曰吾師云吾師云已而叩其師
則曰吾邑弘山張先生也已又叩先生之所由則曰先
生故嘗私淑於文成之門人江右中溪顏公波石徐公
而得之者也一日出弘山教言數十條示予予受而讀

之既終業嘆曰有是哉文成之的傳其將在茲歟江以南諸君子著書以明良知之説者多矣大都高者或過於玄遠而無當其次或湊泊牽附而未融予甚愚下誠不能無逆於心今觀先生書簡直融貫無一言不本於心得無一言不契於宗旨其最著明者有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有曰真知是忿忿自懲真知是慾慾自

窒慾忿如沸釜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摧山塡壑愈難愈遠凡此類直揭本體非高遠非湊泊即令文成復起且首肯之矣斯道將不在先生歟先生名後覺字志仁自蚤歲為諸生獲聞良知之誠於兩公輙自信此心與仲尼無二久之益深思力踐洞朗無礙已又以取友未廣為媿耻於是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閒學者舉知有弘山先生海內大賢道茬乎者必造先生之廬近溪羅公守東郡

潁泉鄒公視學東藩為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大
先生又北走燕南走金陵入水西日與四方諸同志證
其所學歸而與其門人孟子成及趙暹趙維新輩日夕
相琢磨蓋不知其身之不遇與老之將至也先生狀貌
魁梧美鬚髯軒眉廣顙見者傾歛其事親孝遇宗黨有
恩與人交恂恂恭讓里中稱長者其仕終華陰諭當在
華陰時會大震殞者亡筭先生獨無恙奉檄視邑篆未
匝月起仆弭亂境賴以安家居踰二十年以萬歷戊寅

七月二十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其明年某月日葬於城
北十里原之先塋其世次具其父東社公誌中其子一
本介於予成請予表其墓嗚呼先生仕不顯於時其學
之可用僅一試於華陰而平生又不喜著書向非門人
録其教言以傳則遂沒沒而已乎雖然以先生卓爾之
見上接乎文成則其人雖死其神固不死也又豈以書
之傳不傳為顯晦哉世有知先生者當不以予言為過

周孺亨墓誌銘　歸有光

昔孔子修明六經及與門人問答論語之說無非教人全其性命之理以治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是其所以為道也孔子既沒天下為道術者襍出學者馳騖以趨世主之所好孟子修其說以明於世顧其流益浸淫而不可止自人生服食器用以至於經綸天下之業無一出於道蓋歷千有餘年世與道離而為二宋之君子始以明道為已任以至於今其後出者相望然非有名位不足以為倡既有名位倡非獨其志義篤信

之士從而和之雖所謂榮禄之士慕高名者亦紛紛焉求入而附之矣至要之於其久倡者既沒和者隨息所謂慕高名者漸然盡矣唯獨其志義篤信之士久而不變也若余友孺亨豈非其人哉莊渠魏先生於正德嘉靖之間以明道為已任是時海内慕從不少後二十餘年能自名其師者幾於無人孺亨篤信之如一日不幸不用於世世亦不知其人其所以飭躬勵行修其孝友忠信於家至於沒身而已者此所以為先生之徒者也

孺亨姓周氏諱士淹字孺亨世為太倉人父諱廣南京
刑部右侍郎其上祖考皆隐不仕以刑部追封如其官
孺亨嘉靖十六年舉於鄉試禮部輙不第初刑部公為
御史上書武宗忤倖倖再貶竹寨驛丞孺亨年十三隨
居沅湘間已奮志於學三年還適先生退居星溪之上
遂從之游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刑部公宜飭其子
勿為道學公曰天下大重任令兒自負荷君何以云云
先生之學始得之餘干胡敬齋大要以主靜為功蓀合

沖和蓄極而發甞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潛龍為近之而與同時講道者論終不相合是時天下尤尊陽明雖荊溪唐應德始事先生後復向王氏學惟孺亨稱其師道終不變余少為先生家壻獲聞緒言顧迷謬無所得而先生晚年屬望之意特惓惓焉先生之沒余獨於孺亨心師之甞質以所見其不合者十二三後讐定先生遺書孺亨之指發為多嘉靖四十一年與孺亨復同計偕北上行過徐沛至胡陵孺亨病還余愴然有顧形

無儔之歎孺亨竟不及家而卒是歲二月三日也年五十有九其弟士洵以其明年九月九日葬尉遲村刑部公之墓夫人毛氏先卒孺亨請余為銘未及葬及是以毛夫人祔夫人無子以弟士洵之子邦模為嗣銘曰

道之窮也世莫以庸匪窮於其躬其又奚恫

薛西原墓誌銘 唐順之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於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

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為養生也世儒泥象於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絶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黙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

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奧以能未發而至之為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於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為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於古聖賢者且然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於詩世絶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於道

則棄不復為雖為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
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
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為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
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
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於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
大禮先生自為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
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廼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奏入
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為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

給事中某搆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任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屑衆亦無所疾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為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媿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

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
生云薛氏故隷偃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為亳人祖琇父
封吏部主事曰鎰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
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萱皆無子而
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没也蘭為之
經紀其喪將葬先生於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
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
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於余叩以致虛極守静篤

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於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爲之銘曰

在昔老聃握元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歎焉其猶龍乎棼棼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莞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寔是誰亳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

五千叅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静虚立教有
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
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黙然一悟與天有衍毫之南墟有
欝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林東城墓誌銘 唐順之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
目之好一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辯機智之習一不鉤乎
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脩之問畏之若芭苴然譙以

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愜乎人之所安故不為嵬崖嶄截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抵故不為杳眇浮潤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於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具寮友為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而黎君又使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

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閏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泰州守禦所故君為泰州人林氏自徙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為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父宏為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為太安人君始以窶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行箭注膏鬻衣帛間惟所適則出膏于箭燃火讀書君父為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屨織屨讀書率以夜不瞑嘗日不能炊貫米於鄰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

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輙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半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考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於是駸駸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户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矜厓岸鎖門謝

賔客雖親故人往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以嫌隙相猜詆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絶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賔日旰出部則徧走剌答諸賔客或羅致諸賔客講學意蒸蒸如也諸賔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已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為常後為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絶不入者亦謂

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爲主事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説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愊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猶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欽可知矣王君汝中洒落而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

敬王君為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

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癱卧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

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居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家

有一錢亦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間則出寓故

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

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

以為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

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

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
溪說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稽勲郎中調文選郎中君自為
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黷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
也尚書趙趄曰某未有劾者柰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
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
之後君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
張又薄若不知君為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
君為稽勲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

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孅者不敢為其一怙勢者不能為而君為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泰州守事則尤為君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盡如所欲為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

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受牌坊銀事雖衆以爲
妄然君獨自念束髮兢兢砥行遭點染居常引咎不㥦
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旣任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
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瘁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
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舁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
曾子啓手足意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
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
語質行者必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曉暉曜昕

曉樸而材能似君者也為庠生妻某氏暉聘某氏女一嫁王用賔莖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為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為詩古文務理道質而不艷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千户王某所某竒君令與其子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諄諄且喜且嗤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思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

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

君嘗有言天然之門盎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為我偶不為人觭天心之窟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殿闕糞壤鼠穴亦所不遺藏疾於藪有茹其垢蓄德之資有如寶然玉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暖暖姝姝不其淺而我韻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董先生墓銘 許相卿

董先生卒葬有日矣其子以先生同社僧法聚狀來曰

請誌而銘諸則謝曰予罔所知其奚能銘然狀先生者其有以知先生已夫予其終讀讀之曰先生諱澐字復宗別號蘿石其先汴人始祖武功大夫健扈宋南來家於澉浦後仲真者遷海寧之錢山至樂靜翁鑑配虞氏先生考妣也先生世澉戎籍兄源長當往役先生銳身代之遂復家澉平居樂義與善根器天植兄累於貧則割私產讓之具所知鄔魯以田來質逮魯疾草出券燬焉卒復經紀其塋閭高世賢達所在不計遠近寒暑著投

贄納交見後輩工一辭厲一行亟稱屢歎不但已也人以是多之然先生生不鮮俗間作生事時時獨好歌吟所遇節序景物離合欣戚憤愕慶悼懐古慨今一寓之詩家徒壁立不以經意一時名能詩者吴下沈周闗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皆郵寄賡唱遇佳風日放浪湖山流連親知嘯咏忘返好事家往往除館以待先生紀之為五館記云晩造陽明夫子聞良知之説幡然改曰不爾得稱人乎悚然就弟子列時年六十七矣故所與游

者聲咻色招之先生但曰吾從吾所好已爾更號從吾道人先生末復究心内典忽若有悟喟然歎曰乃今容得歸矣於是援匡廬故事與聚斜諸緇俗同志結蓮社於海門精廬遂又號白塔山人嘉靖甲午某月日卒塟以是年某月日配康氏繼莊氏子男轂鄉舉士女二孫男鹿鳴鶴鳴於戲先生我丈人行也忘年友予餘三十年矣吾見先生始專於詩遺其家甚難之晚志於道遺其詩甚愧之終入於佛晗焉自遺也予愈益怪之莫能

竅已觀乎聚之言曰先生在先刼中殆業叅龍氣相感

召近可遠大可小有可無虛實相因動靜相體若有類

焉蓋先生學三變歸於空而自所謂吾者且見為妄矣

尚安事銘予將安所銘無寧試妄求之亦慭妄應之耶

銘曰一顆蓬翳蝶化蟬蛻吁嗟董翁墓於是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十五

儒林

泰州王心齋先生墓誌銘　趙貞吉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者王子名艮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殁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

人先自姑蘓徙居四代祖仲仁為塲百夫長生文貴文
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艮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
六日生先生於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
顙修臞安豐俗貿鹽無宿學者先生逯粗識論語孝經
章句即邈焉希如古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啟之塾師無
敢難者一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務盥冷水迺痛哭
曰艮為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尚得為人乎
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捧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

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
性無礙於是秉禮為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即悟
處悟即行處如此有年人未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
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
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
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
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
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

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讐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論良知自性本體内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鶉居皆未及聞也有黄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絶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

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先生居越歎曰風之未遠也是艮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比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為又卓犖如此同志相顧愕然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詣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於師先生迎哭於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

至先生剛骨氣和性靈澄徹音咳盼顧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閒隷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别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葢先生之學以悟性為宗以格物為要以孝弟為實以太虛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啟後學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

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舌授之能導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吉求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配越中為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艮之仕也或謂先生為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艮何敢隱也兩救海濵之荒活千萬人洪鄉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於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於某里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子之向

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

遂強作銘曰

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

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三